

眠夢之影

月亮吻海 著



我的詩作

我的組詩（刊於秋水詩刊193期）

還在

如果灰色慢下腳步

那流星就劃過舊城

如果在藍天上縫休塵埃

那白雲怎麼又來得及玩躲貓貓

而在我的大奧電影院裡

還在上演著紅綠燈

與老鷹捉小雞的故事

風生

於是太陽也恭敬了嗎？



若窗台邊的汁液失去嫩度

那植物的脊椎又在何時下酒

我在園丁的右邊念經

再生苔的鐘佐裡複訟著三角習題

載截去髮的祭典

在汗顏的松裡風生

申誠

若是夢遊也會進化

那愛情就會天天開心

若案牘也會聽心

那我就去申誠佛心

悟道

如果音樂悟道了

那電腦的蒲草就願意鬆軟

如果雲悟道了

那雨滴就再現在

如果寺悟道了

那昌盤就對著佛崗面壁

如果氣象悟道了

那重天就不會再增重

荒筍

生命的簾色

就由你我來領銜主演

若是執氣著魚綾的韻腳

那又怎可合和穆勒

於是我絕對著絕對

再樓夢的千載中

赦免了一蒂的荒筍

璀璨星濤

我聽見島嶼在唱歌

我聽見天使在禮拜

於是我讀到了星濤最璀璨的一頁



在不斷閃爍的旋轉海螺裡

我的散文詩新詩於這一代的詩歌（收錄於這一代的文學）

思父思（此首散文詩同時榮獲每日一星佳作選讀粉絲團收錄）

今日，誼瞳見父親的背影，讓我生覺起，在孤我，這些返長的日子裡，啟是他陪我走過一直執而難走的殘路。而仁若，反轉那生命中的，花開花落，是仍反覆著，開了又謝，謝了又開的花棋，程指著循尋不息的荒觀。

我和，那人生中諸對立，與矛盾，卻正好也是他所給予，猶感是在那一次次夢迴時，是仍參不透那太高的青山，和太深的水淵。眼前，我只有飄渺的愛了，卻已足足見證了，平凡而渺小的受斗。

我卻仍坦坦如向格愚者，老是剝削著靈魂的壽度，在一次又一次無任的捧露中，就對那純正的蒼宇相啊，互是一座孤島，誨若挽留著一波又接著一波，那生生昔昔的鏡照，嘆習浪。

我懂，父親是座難攀陡峭無比的英山，而我卻薄殊如那風中之燭，蔘不見那凋零完美的塑乘，爾在窗軒的頤持中，以那唇碟之淳陳，抵盪了那參拜著宿，捺禮水月空鐘的素磐。

更是猶能，藏修著幾曲取心的勾聞，法揪著零星的易耳朵朵，相如同那挪一之間，回聲如一兼馭絡的咒喉，在應延齡的朝香中，緩醒爭訥夢，予世那已如孔明扇荷中，那勝顏的瑞瞳。



九份行

聽了一整晚的現代鋼琴，我想念妳。今天九份天氣很好，讓人融化在九份山陽裡，原來心打開就是這種滋味，也算酣一場「九」足飯飽了！九份山色盡是特別，只是特別，如傷悲不能渲染山色，陽光得燦爛，絢爛得迷人，在感受了九份人之熱情，心隨性飛揚，看山看海，感到一個人的自在適恣。美麗山海交鳴，交織在九份晨光裡，由如在人聲費洛蒙穿梭，無可挑剔，臉色也添有幾分晨光春彩，若在深冬之後，瞥見幾支冒出之春筍。

在山城咖啡店，喝了一杯黃金咖啡，咖啡店老闆娘，隨性之至，也調侃至極，如出閨骨董，令人驚喜，但絕不輕言得無價。我看見雲朵家聚，看見雲朵飄走，想起今早電車上兩名長者之風範，是一種說不上來親切熟悉，一定是良久修行人，如山化成春花朵朵風範，碰觸不著，而有如雲走勢，令人生羨，也令人敬畏。

有緣何需一場遇？只需言莫折笑中，便一覽無遺，讓人印象深刻。至於山城，則是愈夜愈美，依今朝大太陽看來，我這朝山過客，也該謙讓幾分，把山城夜色之美，交由人潮隨波吧！